

者也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耳於道  
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遂而及  
不恃而有不術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  
獨往獨來知我者稀我者貴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一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二

賢七

抱一子陳頤微述

二柱篇柱者連大地也凡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梳若孟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  
能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  
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萬物物皆包之  
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薄而  
神應之一雌一雄卯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  
彼之精理者彼之神受者我之精觀者我之  
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  
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  
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  
象存矣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  
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  
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  
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  
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  
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  
地木為寬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  
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

有示之者

抱一子曰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  
天地而各具天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  
具是理雖梳孟瓶盎皆有天地龜著瓦石  
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尚爾況血氣有情  
者乎況人為萬物之靈者乎精神薄應形  
理愛觀執存因攝而生生不窮矣非天下  
至達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為天而精  
為地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  
升不升者為木為人欲降不降者為金為  
物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故各具水火之性  
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立焉  
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  
則土為尊矣故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  
顯之皆中土之功也自夫大中之氣周乎  
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  
之形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  
自上下下自上下上之精神也故人之髮  
根在首而四肢垂下寬神自天而降也草  
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向上精魄自地而

升也禽獸橫生則根在尾矣故雖其血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五行交雜則蠢動蟲

出異稟其根有不可勝窮者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地有人有

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抱一子曰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皆思成之手非思成之乎嬰兒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

物亦不知其為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識之時能夢天地人物否乎彼初見之亦未識之久而後疑心水印之夢斯者矣猶如玉石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發而結秀則形狀具存也然則鱗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知鱗角玉石

之思則知天地之思也

關尹子曰心應象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合歸

抱一子曰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自形觀之則有大小之辨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之日月明暗即人之精神感衰豈持陰夢水晴夢火哉地之五味藥食即人之五臟好惡豈持心應象肝應榆

我與天地一乎二乎同歸乎各歸乎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地地者存

抱一子曰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

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死也學者識認得其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強名也何可云謂哉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手

抱一子曰識識易去識難稚年一見皓首

不忘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哉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為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中果有天地乎果無天地乎釋氏以識為五音之

最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不生則不中胎卵化濕之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人之識哉故曰我不觸刃刃不傷人

關尹子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盪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抱一子曰天地有大思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為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胃中之天地萬物始

如夢見中如鑑照於鏡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為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汲汲者取也夢生於視視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言天地則萬物

在其中矣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室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抱一子曰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不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胃中之天地爾待固在彼成不成在我故不為天地者上不見

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箕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抱一子曰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形者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形不能生形則人與萬物

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蓋有非形者存乎其中雖金石草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火而喻之以明形之最精者猶若是况形之粗者哉非氣者搖動則生氣非

形者鑽磨則生形氣者天也有時也有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也有南北也世有尅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在天地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哉關尹子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

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則溫吸之則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而所謂水者實無去來抱一子曰愚解參同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而為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為寒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鬱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條往忽來非天地有為也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而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抱一子曰人知精神魂魄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出於天而人能為之而自已之精神魂魄豈不能自生自養自保自鍊乎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知注

水則鳴則鍊吾之精可以制魄知擊石即光則銀吾之魄可以益神是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熱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千變萬化無不可為矣德同天地信哉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抱一子曰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

運而預見休欲于天地者也氣之為鬼神矣哉靈矣哉而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為之變八風為之遷蓋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如是則曰人曰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為已有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

關尹子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抱一子曰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得我天地而成也故我寓則天地寓天地寓則萬物寓我與天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我與道為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其人亡則其道息故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二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三

抱一子陳顯微述

三極篇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抱一子曰天無為而萬化成聖人無為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遺將

謂聖人物物思之事事計之而以一己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舍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因是是之因非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

而輕重其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為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抱一子曰聖人猶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猶日也物有妍醜而日無厚薄是蓋聖人無為無心之治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抱一子曰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為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